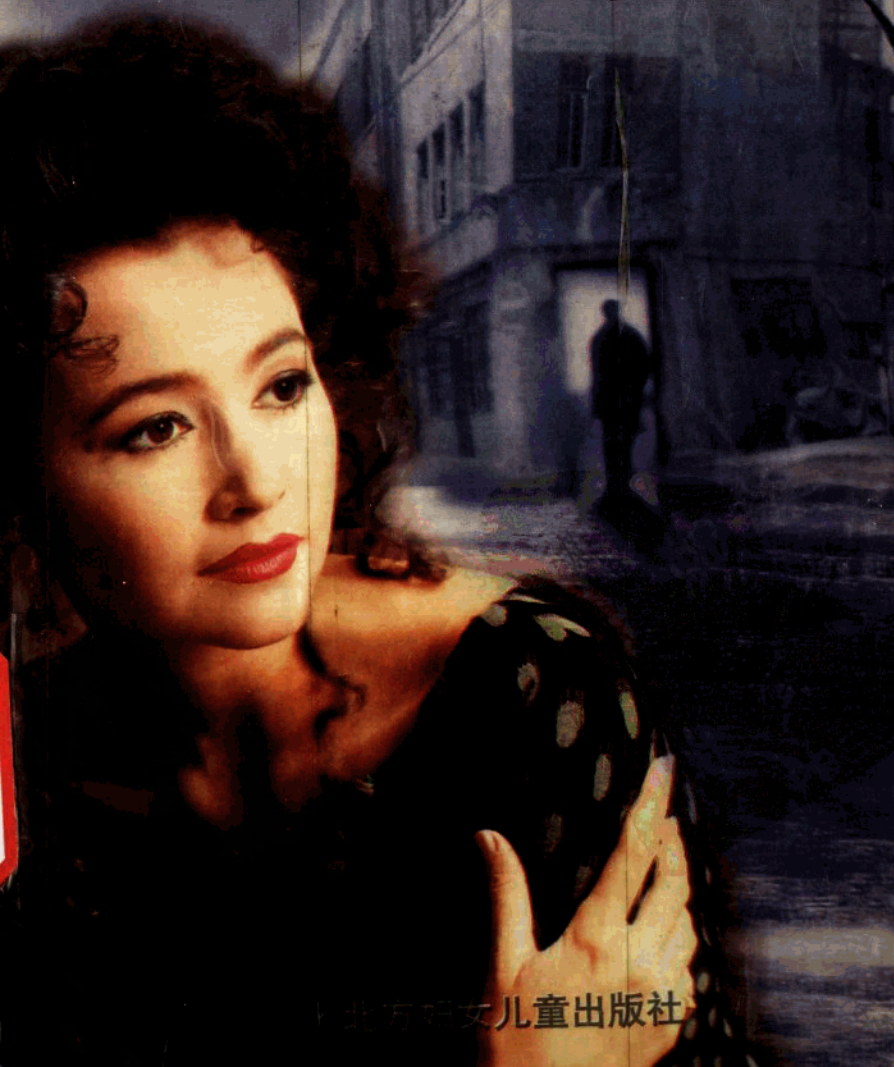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是女人

夏立洁 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我是女人

夏立洁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我是女人

夏立洁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马星珍

封面设计：刘梁伟

我是女人

夏立洁 著

*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长春市二道区东文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50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10 210

ISBN 7-5385-1403-1/I·278 定价：18.80 元

我幸福，我痛苦，我缠绵，我彷徨，我嫉妒，
我伤心，我激动，我流泪，我流血，我懦弱，
我忍受，我浪漫，我漂亮，我高傲，我希望，
我绝望，我温柔，我烦躁，我失落——因为我
是女人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引 子

……在谷少刚眼前是一片黑红色的海洋，狂涛和他搅和在一起。粘稠的海浪像八脚章鱼溜滑的触角，纠缠着他的手臂和脚。他感觉自己在划动着一支短桨，和这黑红色的海洋搏斗着，他砍，他刺，他挑，他抡……完全不去理会自己的动作击中了对手的什么部位。在他的耳鼓里回荡着一片噪音，那是黑红色的海洋的狂啸。声音很恐怖，让他想起地震、战争、瘟疫、洪水、日蚀……他也听到了自己内心里的愤怒，听到了那种因为愤怒而引起的心海的狂啸。啊，愤怒！愤怒产生了勇气，愤怒支配了行动，愤怒就是智慧，愤怒就是一切，愤怒引起了这一切的发生……

突然，谷少刚大脑中的另外一根神经警觉了，一切动作都嘎然而止！

仿佛刚刚被关闭的电视荧光屏一样，他大脑荧光屏中黑红色的海洋消失了，八脚章鱼消失了，内心的愤怒也消失了。

开始清醒的他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个由于愤怒而完全忘记了的现实。

现实是在一个房间里，对面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，那个裸体男人倒在床上，将那个部位暴露着摆出一个极其不雅的姿势，已经一动不动了。那男人很白，有一张白净的脸，白净的

身子，只不过这眼下白色被一片浓烈的红色包围着，使那白色的男人已经变成了红白相间的男人。红色的液体在白色的男人身上不断流淌变化着，红色涌于一些红色的泉眼，看不见泉眼在哪？在那男人的身上？不，应该说泉眼很多，红色的液体就是从那很多的小泉眼中涌出来，汇聚在一起，汇成一条淙淙流淌的红色的小河，洒湿了那男人身下的白色床单。

谷少刚在空气中嗅到那种红色散发出的气味儿，温热，有些腥气。

他死了？

谷少刚将自己的左手伸向那男人的鼻子低下。

没有鼻息。

他死了！

谷少刚也彻底清醒了。

在那一瞬间，一种本能使谷少刚马上转回身来观察周围的环境。

床附近雪白的墙壁上满是刚刚溅上去的血，有些地方血流还没有凝固。正像蚯蚓一样蠕动着。其它一切都很正常，安谧。房间里没有别人，另外一个房间里也没有别人，厨房里插在花瓶里那束鲜花依然娇艳。通向楼梯的房门开着，从门口传来外面卖雪糕的喊声。好像有人在门口伸了一下头，但马上又不见了。

那个女人哪去了？孟水萍没有了，是她引起这场男人对男人的械斗，然后她就在两个男人械斗的时候像春天里的空气一样消失了。

她是吓跑了？还是报案去了？

此处不是久留之地。

谷少刚扯起一条毛巾被，扔在那男人身上，盖住了那不雅的部位，然后溜出房间。

外面正是上午，春天里的阳光像殷勤的情人一样把她的光芒送给每一个人。马路上的行人仍然忙碌着各自的事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，世界如旧。

上哪去？

谷少刚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。如今你已经是杀人犯了。不管你上哪，警察马上就会跟到哪，然后将你逮捕归案。你无法抵赖，因为孟水萍就是证人，等待你的是什么？监狱、审判和子弹。

谷少刚就那样低着头在马路上晃晃荡荡地走着，他不看别人，也不看周围，好象在想什么心事，也好象是一个刚刚喝多了酒的醉汉。

那么，干脆逃跑吧！跑的远远的，大西北，内蒙古大草原，上海大都市，长白山老林子，隐名埋姓，孤孤独独，苟且偷生地活一辈子。

不行不行，那样活着还不如死了。况且，对杀人潜逃犯公安部会向全国通缉，不少跑到国外的杀人犯都被国际刑警组织引度回来了，何况国内？

开始有人发现谷少刚的异常了。

那是一个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，她发现了他身上的血迹，先是一声尖叫，然后又非常害怕非常后悔地猛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身体僵直，把气提到嗓子眼儿，把瞳孔放大到最大程度盯着他。

谷少刚没理会她，仍然向前走着。

另外一个男人显然被那女人的尖叫惊动了，试图接近谷少

刚，但一切都没有做就马上停止了自己的企图，也许那男人被谷少刚手里拎着的带鲜血的刀子吓住了。他不甘心地溜进马路边的一间自动电话亭，也许他在给公安局打电话。

谷少刚继续走着，手里拎着的那把刀子朝下的刀尖儿上，鲜血一滴一滴地掉下来，滴在马路的路面上，好像是一串红色的省略符号。

他拐进路边的管区派出所。一个年轻的警察正伏在桌子上写字，并没有抬头看进来的人。

他来到警察面前，把带血的尖刀往警察正在写字的纸上一放。

“我自首，杀人了……”

他奇怪自己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平静，就如同他平时对自己的妻子商君茹说“我回来了”一样。

年轻警察先是吃惊，但马上镇定下来了，并且以职业般的迅速站起来，“咔哒”，将一把铮亮的手铐一下子铐在谷少刚的手腕儿上。

那一刻古少刚忽然体会到，原来用那金属器械将两只手连在一起就是失去了自由。

第一章

今年的春天有些反常，虽然日历上的春天已经来临很久了，但是，现实中的春意却表现不足。乍暖还寒，天总是不见晴，又不下春雨，阴森森的日子总也不见完。树枝上虽然也冒出了嫩叶，但那叶子好像总也长不大，颜色也总是不见变深。连人都被这天气弄得无精打彩的，一点儿也没有以往春天到来时的那种激动。

在这春天的早晨，商君茹照常来到学校。

已经过了取暖期，学校早就停止供应暖气了，教室里很冷，也很阴暗，她不得不打开灯。见到坐在下面的学生也都一个个无精打彩的，有的抱肩缩脖，有的哈欠连天，全没了往日的精神。商君茹心里发烦，但课还是要上的，就告诉学生们打开课本。

才上了半堂课，商君茹忽然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，注意力总是不集中，讲课的时候不是说错话，就是写错字。她凭下意识感觉好像出了什么事？她知道这是自己的第六感官在起作

用，她相信自己，每当要出事时她的第六感官总是这样提醒她，以前很多次验证了这一点。

那么，今天是出了什么事儿？

是家里煤气没关？

还是水龙头没闭？

还是儿子出了什么事儿？

想想都不是。

要么，是丈夫谷少刚出事了？肯定是他，这个冤家总是不正经，这几年来他出了不少事，一件件，一桩桩……不不，不要去想他，一想商君茹心里更烦。

也许是这该死的天气的原因吧，或者是生理周期的缘故吧。商君茹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。

就这样又上了10分钟的课，戴着黑边眼镜的校长从门外进来了。

商君茹明白肯定出事了，不然校长不会在上半堂课的时候来教室。

校长附在她耳边说：“商老师，办公室有人找你，让同学们上自习。”

“谁找我？”

“一个叫苏雨的警察。”

苏雨？

商君茹心里仍然纳闷儿。苏雨是她的同学，也是丈夫谷少刚的同学，虽然来往比较密切，但从来不到学校来找她，今天忽然来了会有什么事儿？

布置学生自习以后，商君茹跟着校长走出教室，来到了校长办公室。

已经等在那里的苏雨见商君茹来了，站起来。

苏雨很健壮，高大的个子，宽厚的肩膀把警服撑得紧紧的，庄严而翘起的警帽更增加了他的高度，使他给人一种魁梧感，威严感。只是细看才能发现他的目光仍然那么忧郁。

商君茹熟悉苏雨那忧郁的目光，因为使他产生忧郁目光的原因是她—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大约10年前，也许更遥远。

商君茹注意到，和苏雨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。

“君茹，你好。”苏雨向商君茹伸出手，他的声音低沉，有一种金属共鸣声。

“你好。”商君茹被他的大手握紧，心里充盈着安全感，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一些。

“这是我的助手奚美娜……”他向商君茹介绍那个年轻的女警察。女警察向商君茹点点头，微微一笑，也伸出了手。商君茹发现她很漂亮，白白净净的，像个瓷娃娃。她的手很细腻，她的脸上焕发出一种现代女性的奔放色彩。看着奚美娜，商君茹心里竟然奇怪地生出一种酸酸的滋味儿。那一瞬间她甚至在想：苏雨是不是在和这个女警察处对象？今天特意领来让我这个老同学看看？

校长出去了。

“我们坐下谈吧。”苏雨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奚美娜拿出笔录纸准备记录。

商君茹又紧张了。警察和你谈公事，会是什么好事？她已经意识到肯定是丈夫谷少刚出事了。

“君茹，你不要紧张，放松一些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大概你

已经猜到了，是谷少刚出事了。他昨天下午以故意杀人罪被我们拘留审查了。”

“他怎么了？”商君茹好像没听明白，眼睛睁得很大。

“他杀人了。”

谷少刚杀人？

商君茹的脑袋一下子大了，她想到过谷少刚会和别的女人乱来，想到过他会赌博酗酒行贿诈骗……但万万没想到他会行凶杀人。

她知道谷少刚完了。杀人，那是犯罪中的极限。

“他……因为什么杀人？”

“因为女人。”

“女人？”

“他和另外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，结果谷少刚动手杀死了那个男人。”

苏雨没有再多做解释，然后开始提一些问题，都是关于谷少刚的，具体说都是关于谷少刚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的。

你们夫妻感情如何？

谷少刚有没有婚外恋行为？

谷少刚和哪些女人有来往？

那些女人在哪工作？叫什么名字？

谷少刚和那些女人多长时间了？是什么关系？

谷少刚经常夜不归宿吗？

商君茹回答着，其实做为老同学，这些问题苏雨平时都知道，但他必须再问一遍，因为他是在执行公务。

商君茹坐立不安，在那一刻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谷少刚的犯罪使她也有了一种犯罪感，好像犯罪的不是谷少刚而

是她自己，好像警察不是为了谷少刚而询问她，而是直接对她的询问。

夫妻关系在这种耻辱的时刻还能产生如此奇妙的转变。

商君茹在心里喊着：谷少刚啊谷少刚，你给了你的妻子多少苦难，你还嫌不够，现在你又一次把你的妻子钉在了人生的耻辱柱上了。

同时，商君茹的心里也在为谷少刚着急，因为他毕竟是她法律上的丈夫和儿子小鑫的爸爸。他到底是为了哪个女人争风吃醋？到底把哪个男人杀了？

有几次她想问苏雨，但是话到唇边又咽回去了。她知道警察有纪律，案件正在审理中，案情是不能公开的。她也知道如果可能的话苏雨会把一切都告诉她的。

询问结束的时候，奚美娜把笔录纸整理了一下，递给商君茹。

“请你看看，如果记录和你说的一样，请签字。”女警察说。

女警察的字和她本人一样漂亮。

商君茹看了一遍。签字的时候，手怎么也不好使，颤抖着写不成字。这一生她在很多文件上签过字，但是没想到有一天会在和丈夫有关的案件的询问笔录上签字，这是所有签字中最不光彩的签字，最让人难堪的签字。

好不容易签了字，奚美娜又递上一盒印泥。

“请用右手食指沾一下，然后把手印按在签名上。”

商君茹也照办了。

手印很红，像女人的小嘴儿。商君茹看见自己鲜红的手印按在白色的纸张上时，她的心在流血，感觉那红色的手印就是

自己心里流出的血迹。

两个警察履行完公事要走了。

商君茹问苏雨：“谷少刚现在关在哪？”

“看守所。”

“让见吗？”

“他的案情比较清楚，本人也承认，可以见吧。但是，要等到探视日。”

“如果案情属实，他……会怎么判决？”

苏雨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死刑。”

商君茹无言以对。眼泪就下来了。谷少刚没命了，他自己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
“君茹，你不要着急。”苏雨安慰她，“有困难我会帮你的。”是的是的，苏雨会帮我，商君茹想：但是，他能帮得了谷少刚吗？

苏雨和奚美娜走了。

商君茹没有马上回教室，她要平抑一下由于警察突然带来的噩耗使自己内心产生的那种震撼。谷少刚给她带来了新的耻辱，那一刻，她有一种的感觉，好像心里委屈得难受，想哭，但她控制住了自己，这些年她为谷少刚流的眼泪够多的了，几乎可以汇成一条苦难之河。

商君茹来到校长室的窗前。玻璃窗擦得很干净，镜子一般地反射出一个好看女人的脸儿，她的鸭蛋圆脸儿仿佛继承了历代美女娇好的轮廓，长长的黑发从左肩向胸前流出一种温柔，只是黑眼睛中充满了淡淡的忧伤，仿佛是一潭被秋风掠过的静水。

商君茹看着自己美丽的影子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句“红

颜命薄”的古训，难道自己的命运真的应了这句古训？

商君茹的眼泪还是下来了。

她明白，对于一个苦难的女人来讲，在这个世界上惟一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东西就是眼泪。

校长进来了。

站在窗前的商君茹没有转过身来，但她迅速地抹了一把眼泪。

校长站在她身后说：“商老师，你要节哀顺变，法律无情，这事谁也没有办法……你为他准备后事吧。”

准备后事？

商君茹心里一紧，迅速闪过几个画面：警车，刑场，枪毙，收尸。

画面很陌生，但很现实。

校长又说：“你家里的事情学校也知道，几年来夫妻不和，丈夫在外不检点，你三番五次要离婚都没离成。现在，也许是机会……”

商君茹点点头，心里对自己说：是呀，这是个离婚的机会，而且是最好的机会，最后的机会。问题是我将如何利用这个机会：

我可以等到谷少刚的案件结案判处他死刑并且执行之后，自然解除我和他的婚姻关系。这样做对谷少刚也许好一些，他会到死都以为我还爱他，他会感觉自己是做为一个完整的男人离开这个世界的，这种作法对他精神上是一种无法替代的安慰。

我也可以在他的死刑执行之前和他办理离婚手续，使我自己这些年来不平衡的心灵得到一种平衡。我不必担心他会阻止

我离婚，不必担心他会打我伤害我，他已经被关在铁窗之内了，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，他对我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，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我的离婚行动了。

“杀人就必须判处死刑吗？”

商君茹突然问。她从窗户玻璃上看到校长吃惊的脸。

“自古以来，杀人偿命。”校长疑惑地说：“怎么，你不想让他死？”

商君茹没有回答，她说不上自己是什么心情，也说不上自己刚才为什么突然提那个问题。她恨谷少刚，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她曾经多少次在心里诅咒他死。但是，现在当他真的面临死亡的时候，她反倒不想让他死了。为什么这样做？

是为了他？

是为了孩子？

还是为了自己？

还是女人的一种天性的善良？

在那一瞬间，商君茹心里甚至还闪过一种侥幸：也许谷少刚没杀人？也许他不应该死？因为他是自首的。

她也明白自己的侥幸在法律面前是多么不现实。

“商老师，你不要回班上课了，我找人代课。给你一个星期的假，你处理一下吧。”校长说。

“谢谢校长。”

商君茹离开校长办公室。

校园里空无一人的，没有下课。不断有朗读的声音从教室中传出。商君茹非常熟悉孩子们的这种声音，拉得长长的，没有轻重高低，没有抑扬顿挫，却让人感到圣洁，仿佛是一群可爱的天使在齐声合唱赞美诗。